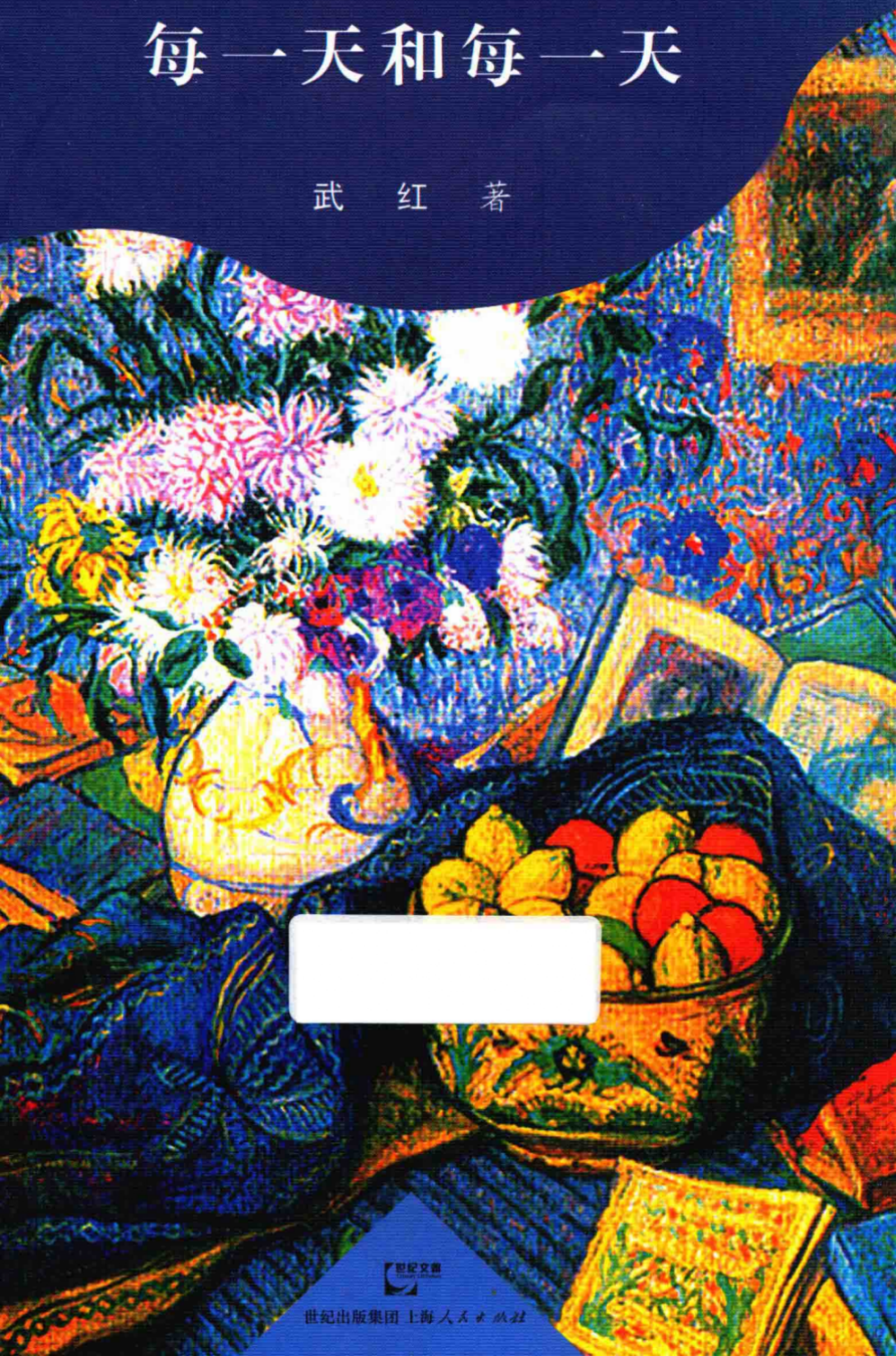


每一天和每一天

武 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武 红 著

每一天和每一天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每一天和每一天/武红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4079-0

I. ①每… II. ①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8678 号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邵敏
助理编辑 常剑心
封面装帧 段离



每一天和每一天
武红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114,000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4079-0/I·1582
定价 28.00 元

我的黄金时代(代序)

秋天真好!

所有的植物都完成了开花结果的任务,抖落抖落,一身轻松地站在大地上,只为自己站着,在如水的阳光中东张西望地傻站着。四季的一个轮回中,春天憋足了劲发芽,夏天全身心灌浆结果,冬天光着脑袋挨过严寒为来年蓄积力量,而只有秋天是属于它自己的。

一直还没觉得自己老了,转眼半生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就像五十多天一样地悄然而过了。本来等着伤感呢,但却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新生的感觉,要重新开始的感觉。从今以后一切都属于自己了,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空间:不再有意义不明的目标等在前面,不再有繁琐的仪式;不再为生存去赚钱,也不用再恪守各种约束……呵呵呵,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就连当孩童的时候也是任务艰巨的,要努力吃喝拉撒,拼命健康成长。

一个不计收成、不论成败、爱怎么活就怎么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日子,怎么想都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啊。

这是梦寐以求的自由,是用半生的奔波和等待迎来的一个黄金时代。为了自由,有人愿付出爱情和生命,有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还有人放弃金钱和财富,可我,什么都不用失去,就拥有了自由。

早上一睁眼，看到屋顶的花瓣吊灯，定睛端详，突然发现花瓣是六个，它们组合成一朵对称的花。我都看了它十多年了，天天看依然视而不见，第一次看出它有六个花瓣；还有，那些低垂纷披的水晶球原来是这朵花的花蕊，它们在隐约的晨光中焕发着荧光色，就像真的花蕊一样。这也是我以前没有领悟到的，我一直以为它们就是水晶球。

看来因为自由，我变聪明了。

我站在自家客厅里环视，从女儿的幼年画作到多年在旅途中搜罗回来的可爱小饰品，一个个扫视过去，就好像我第一次做这个家的主人。整个房里寂静无声，我突然想到，这是我的领地，以后每天我都要在这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八字脚走得像舞步一样，随心所欲，这个空间属于我，时间也属于我，谁也不能让我在某个规定的时刻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我再也不用朝九晚五地奔出奔进……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整天坐在这里，一直坐到更为宁静的黑夜。

去早市，像个时髦的家庭主妇，一扫平时的昏沉懵懂，穿戴得像去开新书发布会。早市繁荣得很，一边购物，一边观景。鲜菜是怒放的风景，干果是聚敛的风景，禽蛋是圆的风景，煎饼是扁的风景，水果是色彩的风光，鱼类是形状的风光……老头老太是晚年的风景，而我——是半生的风景……

我工作三十年几乎没有住过医院，即便有病痛，手里也有放不下的活计，偏偏我又不是个能兼顾诸多事情的人，心里担不起千头万绪，所以就只能忍着。

现在我可以心无挂碍地住院了，不需要再为照顾两件以上的东西而焦虑，只专注于身体疼痛的骨头和跳动的神经。这叫专注，我喜欢安然和专注，哪怕专注地体验病痛。

有时我会对这种完全自我主宰的自由产生不真实感，生怕这只是转瞬即逝的错觉。当我确认它像板上钉钉那样结实后，幸福感就会笼

罩我，我疑惑一次，就幸福一次。我在心里说：嗨，我终于等到你。

我才知道，自由支配关于自己的一切事，并非白日做梦，它有一天会真实地为你来临。也许它对有些人来得太早，对有些人到得太迟——但对我恰逢其时，我身强力壮，羁绊已松；我生命盎然，诸事待兴；今后的每一桩每一件与成败纷扰无干，对身心健康有益，无论是做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守在亲人的身边，还是读一本流水落花的闲书，喂一只其貌不扬的小鸟，抑或是登一座没有险峰的矮山，踏一段尘土飞扬的窄路，抑或漫无边际地回忆，漫无边际地闯荡……都将是出自我的由衷和心性。

驾驭和享受天赐的一段好人生，是我黄金时代的事业，做一个成功快乐的自由人，是我毕生的理想。

目录

我的黄金时代（代序） 1

吐鲁番埋沙记 1

喀纳斯回忆 22

海南流水账 41

我的室友 59

最小的生意 63

小马倌 66

走过冬天 68

如愿以偿的告别 81

一切都使我想起你 91

我家的保姆 106

琴使 117

化妆 126

由沙子引领 129

短暂的教师生涯 144

普希金的女编辑 156

只有一个读者的作品 158

讲得很成功 163

想念新疆 166

我爱茨威格 168

质疑 176

对一只狗忏悔 178

买鸡记 186

亲爱的乌鸦 190

放养小鸟 192

百鸟朝凤 195

不亦乐乎，不亦惑乎？ 197

后记 200

吐鲁番埋沙记

埋沙去！

腿疼不是一天两天了，因它的拖累，我越来越多地放弃着一些令我心向往之的事情——登山、打球、跳跃、远足……总之需要用腿来支撑的活动都使我望而却步。久而久之我对这种放弃也习以为常，退几步想，我走正常、坐舒服、躺享受，还能步履平地、臂斩江海、坐游长空，就知足吧，谁能全身舒坦得像一个初生婴儿呢？加之一直工作傍身，对这种不打紧不要命的病也从未求医问药，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已经忍耐了几十年。但在这么多年中我不羡慕不羡慕仙，只羡慕别人有一双强劲有力、屈伸自如、爬高上低的腿，我对别人身体最高的赞美总是：“腿真好啊！”

现在我自由了，我的忍耐也到头了，我可以专门为了我的腿去耗费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心思，就好像我以前为工作付出的那样，难道这不是最重要和最值得的吗？我的腿已为我忍痛辛劳了半辈子，我不该专门去为它做维修和保养吗？

埋沙去，到吐鲁番埋沙去！

凯合日曼拉

我们姐俩第一次埋沙是在6月26号的下午，这是埋沙六十天最佳时段当中的一天。下午五点多吧，天光还很亮，室外的温度是四十

三摄氏度，这个时辰沙子经过一天的暴晒已经像充分发酵的面团儿一样熟透了，达到了最饱和的温度，开始由内向外散发它巨大的能量。而太阳把自己的灼热注射到了每一粒沙子里，自己渐渐变得温和。此时是一天中埋沙的理想时刻。

我们所在的沙丘叫“凯合日曼拉”，属于吐鲁番地区亚尔乡上湖村的一部分。当地农民对这一片沙土地一直很头疼，因为到了夏天它烫得像个大火锅，不敢下脚，不能走近，什么也种不了，不知道该用它干什么。

据一个来沙疗的矿区维吾尔妇女说，三十多年前他们矿上的矿工们，因为长年在井下作业，每个人的骨缝里都吸满了阴湿之气，每到盛夏他们就会轮流组织人马来到这个最热、最干燥、能把每丝阴气都吸纳到胸膛里来的沙漠上，以烫沙裹身，让终年不见阳光的身体享受太阳储存在沙子里的热量和磁性，于是这片沙丘渐渐成了沙疗之地。

传说更早些年间，少数民族妇女产后会到烫沙子里调养身体的不适，往往有很好的效果；还有人将热沙拉回家作为孕妇的产床，能避免产后疾病……

这些属于沙疗起源的民间传说。

现在的正史说法是，沙疗是传统维吾尔医非药物治疗的一种方法，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主要针对风湿、类风湿等运动系统疾病，也附带治疗生殖、泌尿、消化、妇科、神经、循环等系统的疾病。它的原理是，利用吐鲁番盆地气温高、日照长、降雨少的荒漠干旱气候，通过沙子中富含铜铁锡等矿物质形成的磁场，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排出体内有害物质，达到减除病痛、提高机能的目的。费用低，疗效快，有效率达 92%，2000 年起已被列入国家科研项目。

一个疗程十五天的刨坑生涯，除了把病人打磨得像老驴友一样目光深邃、面容沧桑，有百利而无一害。

沙疗也是当地人自娱自乐的保健项目。吐鲁番人会在这个季节隔三差五地来沙丘玩耍一番，挖个坑滚进去，你埋我我埋你，像玩一种死去活来的游戏；或把自己像一张饼似的来回烙，一边聊天一边出汗，心想事成的满足样子。阳伞下有情侣二人世界，有祖孙几口之家。作为一种休闲，这里就是他们的大海——火焰般的大海，在热浪中畅游，在细沙里耕耘，挥汗如雨，然后抖落一身轻松。而从外地赶来治疗的患者大都会坚持来三到五年，他们疼痛的身体一旦被吐鲁番的热沙炙烤过，以后就会用每个毛孔和缝隙去想念它，向往它，不可抑止地想再一次一头栽进它的怀里，那灼热带来的抚慰和解脱，深长鲜明地变成身体记忆，是什么高科技医疗手段都不能给予的。所以沙丘上的人数呈几何概念递增，沙丘显得越来越小。

这是一座太阳赐予的医院，一年只开门营业两个月。

进沙漠前要做充分准备，首先要买一双当地人制作的条绒面布底鞋、穿纯棉线袜，塑料鞋底、化纤织物在这里是最要不得的，它们不仅烫伤脚板、灼痛皮肤，还好像会随时被融化成沥青似的。

其次是带一大壶开水。那不是一壶普通的水，那是救命的甘霖，沐浴的泉源，治病的圣药。在赤日和烫沙夹击的沙丘上消磨几个小时，你喝下三公斤水是不用上一次厕所的。如果不带水，不仅性命难保，你就直接把自己做成了木乃伊。

埋沙讲究喝热水，内外兼攻，逼出如雨大汗，带走体内的湿寒之气。喝滚烫的水更令人出汗如水洗，酣畅淋漓。

必备的工具是挖坑的沙耙子和遮阳的大伞。而我们女士更要麻烦一些，阳帽、面巾、手套、防晒霜、菊花、冰糖、相机等等不可或缺。我们不但在沙子里治病，还在里面享乐。

去吐鲁番时我们带的都是丝质的衣服，想它能在高温中呼呼啦啦散热解暑，谁知浑身透湿地从沙子里爬出来时不是怕热，而是怕冷，尤

其怕风，必须裹上厚厚的外衣和长裤。一套冬天的厚睡衣是吐鲁番盛夏沙疗的必备武器。

我们叮叮当当地提着所有新买的行头，乘“马的”开赴沙漠了。

进入沙滩，好像进入了一个热闹的色彩缤纷的海滨浴场，到处都是艳丽的阳伞，一朵朵像盛开的八瓣梅。阳光强劲透明，疏朗的风有着明确的方向，沙海辽阔，视野舒展，没有海水却也波浪起伏。

沙丘是滚烫的，只要在上面赤脚走几步，就恨不得长出翅膀飞起来，每个人都只能发出忍无可忍的尖叫，连滚带爬地逃进阳伞的荫凉里去，十米之内就是绝境。因为沙子的高温并不是一贴近物体就立刻传导完热量的，它的每一颗沙粒都像烧红的炭火，有着持久的热度。

那天，新疆大学机械系有一组学生正在这里做实验，是关于“沙漠传热肌理”方面的课题，当气温四十四摄氏度时，他们测得的地表温度是七十二摄氏度，如果气温继续升高，地表温度也会随之上升，最高至七十五到八十二摄氏度，而吐鲁番盛夏常常会有接近摄氏五十度的气温。

有个江西考来的男生，白嫩的脸庞在滚烫的气流中胀得通红，像一个大水蜜桃，我问他热不热，他说热，但热得痛快，不比他们家乡的炎热更难受，不憋闷。

挖一个希望的坑

沙漠被四周的绿树和村庄包围，被遥看的天山环绕，坐在沙丘上，你觉得自己处在村庄的中心，“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成为眼前的写照。

在凯合日曼拉沙丘顶部，有一条人工修筑的木质栈道，它曲线优美地从底部延伸上去，自然地把沙丘分成两半。沙丘有多高，沙子就有多深。

沙丘上没有划分区域，谁愿意把阳伞扎在哪里就扎在哪里，丘顶上可以，沙坳里也行。

在干净柔软颗粒均匀的沙子上，不怕烫的屎壳郎背着晒得黝黑的壳在沙子上翻山越岭，它左拐右拐，留下清晰纤细的足迹。貌不惊人的沙子捧起来细看时都是一颗颗晶莹的、散发着五彩光泽的宝石碎屑，它们用微小的身躯吸纳着天地间的阳刚之气，然后把安静细小的自己变得强大有力激情四射。

埋沙的过程非常简单，在疏松滚烫的沙子里刨一个能装得下自己的坑，然后躺进去再用热沙覆盖自己。

刨坑的沙耙子没有齿钉，是一大片光洁雪亮的铁器，非常给力，几下就能给自己掘一个标准的棺材形的坑，很像是自掘坟墓。我们给这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沙拉热窝”。

有经验的人一般都连续挖两三个坑，用先挖好的那个埋，让后挖好的那些晒。挖好的沙坑会形成两道沙埂，沙埂又呈阴阳两面，阳面的沙子温度比阴面的高很多。

埋沙时，为了充分享用沙子的热度，一般都采取局部裸埋，这样，身体里渗出的大量汗液就被沙子直接吸收并蒸发，不会浸湿衣物使身体遇风受寒。

气温高的时候，为了不灼伤皮肤，先用阴面的热沙盖在接触皮肤的里层，再用阳面的烫沙压在上面加温；气温不太高的时候，则反过来弄。

有些人上午走的时候就挖好了下午要用的坑，先晒着，别人看到这里已经有人了就另谋地方。但挖好坑的人又常常没按时到，别人直接享用了晒好的沙坑也是有的。

腿脚不便的患者专门雇人挖坑，躺进去还请人填埋——这个指挥别人活埋自己的情景看上去很魔幻，就像一个人指挥着自己的葬礼。

帮人埋沙成为沙疗地一个短暂的职业，有不少维吾尔青少年在假期打这个工，他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无处躲藏，每天赚几十元钱。

一些病情较重的、拄着双拐的患者由家人陪伴而来，全程照料。据说有这样的病人最后留下了陈旧的拐杖，带走了康复的双腿。

人们每天在沙里挖坑，不断地挖坑，埋葬病魔，等待一个赦免的天使。

沙拉热窝

躺进沙子的时候，视线离开地面像一只无所依托的风筝飞了起来。目光触及天空，总是会有惊心的一瞬：天怎么这么大，这么空旷？虽然它亘古未变，但又好像从未知晓。我们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觉得大地又挤又乱，突然倒置过来，还真适应不了天空的辽阔和干净。

天幸亏离地那么远，才保全了自己的完整，逃过了贪婪的房地产商。

沙丘四周天地相连，日月同辉于我们眼前。它俩一左一右一金一银照射下来，给每一颗沙粒灌注神秘的能量。

东南西北的人们来到这个热腾腾的火炕上，毫不见外地像进了自家的卧室，宽衣解带，横七竖八。这里除了阳伞，没有任何可供遮蔽的地方，大家脱衣露体并不计较，尺度比平时宽很多。

女士与男士的唯一区别就是毫无例外地把脸保护起来，免得变成黑人，有用面巾的、口罩的、面膜的，还有用纱布自制面具的，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用看门维吾尔大叔的话说，“她们都像蒙面大盗一样”。一开始我们都这样武装到牙齿，可到大汗淋漓心跳加速的时候就丢盔弃甲。闷死不如黑死！

第一次埋沙我没有掌握诀窍，愣生生把晒好的沙子往赤裸的腿上刨，结果烫得我以为自己掉进了沸腾的油锅，那种皮肉之苦简直像受

酷刑一样。

埋沙是个酷热中的强体力活，需要身体好。沙子压在身上等于人背负着滚烫的重物持续二十几分钟，所谓的三力合一——热力、重力、磁力，加上时效，不是什么人都能扛得住的，心脏不好、血压高、体质弱的人常常会发生眩晕、四肢麻木、昏厥，甚至有生命危险。沙丘虽向所有人敞开怀抱，可它的门槛有钱无力进不来。经受不了炼狱般的考验，就享受不到它让你新生的恩惠。

人一旦被沙子接受，这个接受又是无条件的，沙子像液体一样把人簇拥得严丝合缝，热量均匀地分布在全身的每寸肌肤，像铁流一样滚烫，湖水一样柔软。它锻烙你，也缠绕你，既是粗粝的，又是细腻的，野性中透出缠绵。

埋沙是为了什么呢？喝水！

躺在烫沙子里喝滚烫的冰糖菊花水，那简直是人生最热烈的时分，最了解水是什么东西的时分，最不羡慕别人只羡慕自己的时分。因为我们有水，有一大壶水，有了这壶水，我们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想要。“水真好喝啊！”这是我们心里唯一的感慨。我们时而“嘶哈、嘶哈”地啜饮，时而“咕咚、咕咚”地豪饮，像面红耳赤的酒鬼。

我们来到沙子里就是为了喝水，喝下那么多让人不知餍足的水。水流在我们的体内如大河奔涌，它冒着蒸腾的雾气哗哗啦啦一路欢唱，将犄角旮旯的凉气和沉渣冲刷得干干净净，把五脏六腑洗得锃明瓦亮。

喝水又为了什么呢？出汗！

每天在沙丘四五个小时，总是把水壶喝得底儿朝天，可我们从来不找厕所，那些日子，我觉得膀胱这个平时劳碌的器官基本被下岗，没有工作可做，它被所有的毛孔顶班。

当我的腿埋了二十分钟从沙子里拔出来时，半厘米厚的湿沙黑乎乎沉甸甸地裹在上面，全是靠汗水浸透的。我心驰神往地想，那些汗水融化了我膝盖里的冰碴，带走了漆黑的寒意，一次又一次，于是我的腿变得温暖而又轻捷。而头上、脸上的汗水则呈水滴状和瀑布状流泻下来，滚进眼睛、嘴角，我第一次尝到了自己汗水的味道。

躺在“沙拉热窝”里我们编了一首歌：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照进沙拉热窝。燎着我的双腿，也晒着我的胳膊，烫得直喊胡达救我！

躺在热沙上落汗，看见四周高高的白杨树倾倒向一边，仿佛河中的水草，如梦似真。长风如被热沙似毯，我不知道躺在哪里比此刻的沙丘更悠哉。我给这个舒服的姿势起了一个一本正经的名字：躺沙。我看到沙丘上躺沙的人远比埋沙的人更多，哪里不合适就让烫沙烙哪里，翻转自由，好不快哉。

在埋沙的辛苦日子里，沙丘上有了约定俗成的规矩：谁要向你借沙耙子，是不可以拒绝的；向你讨杯水也要倾力相与；埋在沙子里的人阳伞若被风吹跑了，远处的人会给你追回来……来自新疆各地或者全国各地的不同民族的“沙友”们，像一个个会说话的萝卜一样从沙子里抬起脑袋，友好地交谈着各自的埋沙心得，老相识一般，眼光和声音也都如流沙一样柔软。

沙疗所

我们进驻的沙疗所不是一个贫瘠荒凉的地方，相反，它绿树掩映，流水潺潺，植被丰茂。植物以叶子正背两色的白杨树为最高，桑树略

低,果杏树次之,大叶绿草再次之,小叶绿草最低。

一渠清水环绕在院子里,作用与空调和加湿器相当。吐鲁番一向以坎儿井著名,天山雪水融化后渗入地下,形成坎儿井丰沛的源泉。新疆缺水,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实行了喷灌和滴灌,只有在吐鲁番还能随处见到用机器抽地下水,渠道漫长,从每一户人家的门前缓缓流过,再通向广大辽阔的葡萄园。大水漫灌,那水管子可真粗呀,水柱像一棵透明的大树不断从管子里长出来,直接就是粗壮的,它一路奔出渠道再蔓延开去。现在全球升温,南极冰川都崩塌了,不知天山上还有多少可以融化的雪水能年年月月地流淌下来,供吐鲁番的地下水这样豪华欢畅地漫灌。

沙疗所的空调渠也来自机器抽出的坎儿井地下水,因为天天灌溉,院子成为一个各种植物次第绽放的茂密小绿洲。渠水清澈湍急,冰冷浸骨。人们把西瓜丢在水里冲着,一会儿就能吃到冰西瓜。大部分客人也只有站在水边闻点凉意的份儿,不能尽情地去玩耍那一渠清水,因为埋沙是讲究不吃凉、不动凉,全身的毛孔都像喇叭花一样张着呢。所以沙疗所是一个没有空调的地方,医生和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也不装空调,那些地方病人也是要去的。

沙疗是吐鲁番地区维吾尔医院的一个业务项目,每年六月,医院派专人进驻沙疗所开始做准备工作,从中旬便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者,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工作。这两个月中每个工作人员都忙得披头散发,面目憔悴,在每日四十多度的高温中坚守岗位。院子里熙来攘往,不要说客房,树下的露天床位也全都住满了。不但人多,车子居然也挤进来停在白杨树下十天半月。当治疗季节一过秋凉袭来时,沙疗所就会人去楼空,美丽的园子在寂静中被闲置九个月,到了来年才会重新热闹起来。